

长篇小说

现任

李季彬◎著

不是所有的升迁都有内幕，机遇和才华同样重要
光明正大的智慧碰撞，一样让对手心服口服

 中国言实出版社

长篇小说

现任

李季彬◎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任 / 李季彬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171-1131-3

I. ①现…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9939号

责任编辑: 张振华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880毫米×1230毫米 1/16 16印张

字 数 196千字

定 价 35.00元 ISBN 978-7-5171-1131-3

目 录

一·	新官上任	001
二·	局长位子	011
三·	真相背后	022
四·	多方介入	034
五·	无冕之王	046
六·	压力之下	050
七·	目击证人	074
八·	捅马蜂窝	088
九·	有效整治	096
十·	死灰复燃	106
十一·	游击战争	114
十二·	依法处置	124
十三·	登门拜访	137
十四·	离奇案件	144

- 十五• 碰瓷风波 151
- 十六• 得偿所愿 166
- 十七• 碎的是瓷 176
- 十八• 事出有因 191
- 十九• 螳螂捕蝉 207
- 二十• 黄雀在后 219
- 二十一• 节外生枝 225
- 二十二• 天网恢恢 237

一. 新官上任

莫新伟接到城管执法车的撞人电话时，他的车子刚驶出居住的小区。电话是副局长詹宁从车祸现场打来的。莫新伟听到这个消息，激动的心猛地往下一沉，愣了片刻，一句话没说，驱车赶往肇事地点。

后半夜下了场雷阵雨，天亮后，雨停了，路面不平处有不少水洼，明晃晃地晃眼。他想起妻子许涓夜里被雷声惊醒后的话。“有水有财，贵人出门见雨。你放心去上任，这场雨正好洗去你任上尘垢，是吉兆。”半梦半醒的莫新伟听了，心里甜滋滋的。

在接到詹宁的电话之前，莫新伟一直沉浸于新官上任的喜悦中。詹宁这个电话如一瓢冷水兜头浇下来。昨晚，分管城管的副区长魏长河给莫新伟打电话，说今天要去市政府开一个紧急会，不能送他履新。如今出了车祸，莫新伟犹豫要不要先向魏区长汇报一下。

莫新伟在区公安分局治安科做了八年科长，一直没挪过窝。后来，妻子许涓的大学同学丛林到海湾区任区长，莫新伟好运从天而降。那次酒会，丛林与莫新伟坐在一起聊天。

“你愿意从公安局调到区里来吗？”丛林问莫新伟。

“非常愿意。我从部队转业后进公安队伍，一直干到现在，很想换

个环境。”莫新伟回答。

丛林听了点点头，握手离去。丛林这个点头动作让莫新伟觉得高深莫测，胸中涌出一股温暖，眼泪差点夺眶而出。在这之后，丛林又找莫新伟谈过一次话，有一段话让莫新伟深为感动。“‘天下之福莫过于无欲，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这样告诫新上任官员：‘老老实实地当官，守着自己俸禄过日子，就好比守着一口井，井水虽然不满，但可以天天汲取，用之不尽。’守着自己的井过日子，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智慧。”

半个月后，莫新伟脱下警服，从公安局调进城管局。莫新伟对城管并不陌生，他当科长期间，多次与城管打过交道。城管被小贩围攻时，他多次出警解围。事实上，城管工作不好干，被小贩围攻时，双方一旦动手，即便城管占理挨打，一旦曝光，必将被民众骂得狗血淋头。反过来，即使城管队员被商贩打伤捅死，也讨不了好。在莫新伟看来，如何改变城管现状，如何树立城管形象，是当好城管局长的关键。莫新伟下决心，改善执法方法，让市民从正面了解城管执法，消除对城管工作的误解。

上任第一天，还没进办公室的门，就发生执法撞人事件，莫新伟觉得兆头不妙，心里相当沮丧。他觉得国人诟病的城管局不是一个好地方，自己雄心勃勃，要改变城管形象，是不是有点夜郎自大？他甚至怀疑自己脱下警服，穿上城管制服的选择。不过，从科级升为处级，上这么一个大台阶，莫新伟又觉得是个安慰。他知道，自己当城管局长完全是妻子与区长的同学关系。为此，他也得振作起来，做出点样子，让妻子和区长看看。

莫新伟妻子许涓曾是大学校花。在很长时间里，莫新伟为自己能娶许涓沾沾自喜，让公安战线的同事艳羡不已。如今，他升为城管局局长，又是因为妻子的关系。莫新伟东想西想，车子很快便来到彩虹路，

远远见到前方围了一群人，估计这里就是出事地点。在一个较远的地方停车后，莫新伟下车，慢慢走向人群。

“莫局长，在这边。”莫新伟刚走进人群，就被艾明看见，大声招呼。

莫新伟躲不过，众目睽睽之下，勉强笑了笑，走了过去。现场所有目光瞬间集中在莫新伟身上。

“莫局长，今天本来是应该在会议室举行欢迎仪式的，没想到在这里见面，我个人表示歉意呀！”艾明说。

莫新伟笑了笑，没有搭话。在大庭广众之下，直呼莫局长，无疑是将自己身份公开。他在心里提醒自己：“勿躁，保持笑容。”艾明见到莫新伟，心里更不是滋味。局长之职与他擦身而过，失落、懊恼、沮丧，心中无限酸楚，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是命运，他没有办法。

“伤者伤势怎么样？重吗？”莫新伟问。

“现在还不清楚。”艾明答。

“欢迎莫局长到城管局工作。”一位蹲在地上，伸长脖子，使劲往车底看的黑脸汉子站起身来，朝莫新伟伸出手。

“詹副局长好！”莫新伟伸手握着詹宁的手。詹宁的手很有力。

莫新伟接到调令后，从侧面对城管局领导班子做了一些调查。领导班子不团结，前任局长与两个副局长之间形同水火。副局长詹宁是部队转业干部。

莫新伟与詹宁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用力抖了几下。在外人看来，两人关系亲密。詹宁意识到，莫新伟是故意做给现场城管队员看。詹宁想到这里，首先松开了手。

莫新伟的手握空了，心随之往下一沉。他没有让这种空落显示在脸上。当他听到车底有人疼痛呻吟时，顺势蹲下身子，伸头往车下看，转移自己的尴尬。

艾明看出了莫新伟的掩饰，禁不住心里一动，眼角扫了一眼詹宁，

知道詹宁与自己有一样的心情。“你们掐吧！最好往死里掐。”同时，他也告诫自己：“暂时不要与莫新伟有隙缝，他能来当局长，肯定不是一般人。”

“哎哟……哎哟……”车下的伤者继续呻吟，声音也越来越大。

一位慈眉善目的大娘说：“同志，你们赶快想办法把人送医院呀！拖久了要出人命的。”

莫新伟很焦急，直起身说：“大娘，您放心，我们会想办法尽快救人的。”莫新伟说完，再度弯腰察看伤者，车下蜷缩着一个白发老人，身子躺在执法车两个轮子之间，白发稀疏，穿着洗得发白的藏蓝色卡其布外套，一条枯瘦的胳膊支撑地面，无法看清伤势轻重。没看到流血，莫新伟松了口气。

“大爷，您能动吗？把手给我，我拉您出来，送你去医院。”莫新伟焦急地说。

伤者不答话，不断地呻吟。

“大爷，能听懂我说话吗？”

伤者还是不理，呻吟声有所减弱。莫新伟紧张了。“是老人伤得太重，生命垂危，还是伤者是外地人，听不懂我说话？”不过，他心里也生出疑问，“既然伤得这么重，怎么看不到一丝血迹呢？”莫新伟无奈地直起身，想知道伤者亲属是否在现场。

“司机是谁？”莫新伟问。

“是我，莫局长。”

“你叫什么？”

“娄可贵。”

“有没有伤者家属在场？”莫新伟问围观群众。

“到目前没有人出来认这个老人，也不知道他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司机娄可贵小声说。

很显然，娄可贵在推卸责任。自己是当事人，怎么能推卸责任？莫新伟心中生出几分怒气，想训斥一下娄可贵，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娄可贵是个中年男人，身材不高，精瘦，脸色苍白，眼神柔弱，一看就是一个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人。娄可贵看着莫新伟心里非常紧张。当莫新伟目光与他相触时，又感觉他不失精明。“胆小怕事而且精明的人是不会轻易犯错误的。按说不可能发生车子起步便撞人的事。”莫新伟心里有点疑惑。

现场鸦雀无声，围观群众冷眼旁观。大家都想看看莫局长怎么处理。

莫新伟瞪了娄可贵一眼，目光扫向人群，他相信围观人群中会有目击者。一个大活人大白天钻进车底，难道没人看到？艾明看出了莫新伟对娄可贵的不满。

正在这时，一名保安挤进人群，对莫新伟说：“你是城管局长吧？我看到他开车撞人。撞倒没停车，我大声叫撞人了，他仍往前开。”

保安的话一下子引来了众人目光。

“你亲眼看到的？”莫新伟面向保安问。

“是的，我在小区出口执勤，看得很清楚。”保安直视莫新伟，没有丝毫胆怯。

“你胡说，我开的车，撞倒人会不知道？”

娄可贵冲上前，大声争辩。苍白的脸涨得很红，一直红到耳际。

“局长，你看你们城管队员什么态度？我仅是目击者，仅是作证，他好像要吃了我。这样的素质怎么能执法？”

面对娄可贵的愤怒，保安没有惊慌，可以说是出奇的镇定，说出的话让在场执法人员如芒刺在背。莫新伟脸上微微发烧。他觉得这名保安不像刚从农村进城的青年，多年从警养成的警惕性，让他重新打量眼前这个能说会道的保安。从长相看，他不超过三十岁，小眼睛，面部黝黑，嘴唇也呈黑色，抽烟一定很凶。

这时候，保安突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恭敬地递给莫新伟，说：“局长，烟不好，抽一支？”

莫新伟推开他的手，说：“谢谢！我不会抽烟。”

保安看了看艾明和詹宁，见两人摆手，叼住烟点着，深深吸一口，徐徐吐出烟雾。

娄可贵愤怒地看着保安，有口难辩，苦不堪言。

“这个肇事者怎么这副德性？你们大家看看，撞了人还凶神恶煞的，像要吃了证人似的。”围观人群中传来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

“是啊！执法者可以随意开车撞纳税人？还有没有天理？”

“打死这个司机。”

“打死这个王八蛋。”

“大家快来看呀！城管撞死人不偿命。”

几句煽动的话，让围观人群开始骚动。

“大家安静，不要冲动，我们一定把伤者送去医院好好治疗。”莫新伟面对众人大声说。

“让司机出来！”

“把司机交出来！”

“你们想干什么？起哄闹事吗？”面对骚动的人群，莫新伟往前跨一步发出严厉警告。往前挤的几个人马上往后退了一步。几名执法人员迅速站成一排，挡住骚动人群。

“娄可贵，你退回来。”艾明怒不可遏地说。

詹宁站在原地，望着仍在低声议论的人群，大脑快速思考。

“你看你像什么？还像个执法人员吗？”艾明批评娄可贵。

莫新伟望了艾明一眼，觉得他在支持自己，也想批评娄可贵，觉得有些不妥。从表面看，娄可贵是受了委屈，仅听保安一面之词也不妥。

娄可贵望着冲他发火的艾明，十分不满，但没做出反应，嘴唇动了

几下，没说话，涨红的脸慢慢退回原本的苍白。他完全没想过有人站出来作证，也没想到会引起围观群众不满。而自己没有有力证据与保安对质。在众人 and 局领导严厉的目光下，娄可贵也不自信了，他不敢肯定是不是自己疏忽，没看到车头走过行人。想到这里，娄可贵低下了头，也不敢往车底下看。无论伤势轻重，责任自己是推脱不掉了。眼下，全市城管系统正在进行树立城管形象教育活动，今天出了这档事，很可能成为反面典型，到时自己可就在海州出名了。娄可贵想到这里，心里非常害怕沮丧，双拳紧握，浑身颤抖。

“你是这个小区的保安？”保安讲完话，转身欲退出人群，莫新伟连忙叫住他。

“是的，我在小区出口执勤。”

“你叫什么？”

“局长，不方便吧！我仅是目击者，说了几句公道话，你也不是公安局的，为什么要问我名字呀？”

莫新伟被顶撞了一下，没生气，走上前，伸手亲热地揽着保安的肩说：“你们属派出所管吗？我没来城管之前也是警察，按说我们曾同事过。你是目击者，站出来说明事情原委，我们很感谢。这件事的调查还没结束，以后还会麻烦到你，少不了请你作证。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你名字。”

“哦！原来你……你也是警……警察呀？我叫余福奇。”保安一听莫局长原来是警察，愣了一下，挺了挺胸，咧嘴诡谲一笑。

“大爷，您的腿是不是被车轮压住了。”莫新伟似乎想起什么，俯下身问伤者。

“我也弄不清楚，反正全身都疼，疼死了我……了哟！”

莫新伟听出伤者与保安不是同一口音，似乎是各阳人，控制了一下情绪，打消了心中疑问，目光与艾明、詹宁对视了一下，小声说：“不

能等了，围观群众太多，先把伤者从车底弄出来，送进医院再说。”

艾明和詹宁轻轻点头。

莫新伟蹲下身子，伸手对车底的伤者说：“大爷，您伤到哪儿了，现在身子能动吗？我是城管局长，您如果身子能动，把手伸给我，我把你拉出来，我们立即送你去医院。”

“哎哟……哎哟……疼死我了，我动不了。”

莫新伟看不清老人伤到哪了，趴在地上，往里面看，老人的腿在车轮边，看不清是否压在车轮下。他也不敢让司机启动车子，会开车的人都知道车子一启动，会惯性后倒，万一压断腿，事情就大了。

“大爷，压到你的腿了吗？你的腿能动吗？”莫新伟有些焦急。

“哎哟……哎哟……疼死我了，我动不了。”

莫新伟想，应该求助交通大队，请他们来吊车。他第一个电话打给交警支队，另一个电话打给120急救中心，然后与艾明、詹宁指挥执法人员疏散围观群众。

十分钟后，救护车先到了。“呜哇呜哇……”的笛声，让围观众人从无聊的等待中兴奋起来。医务人员下车后，快速来到执法车前，没见到伤者，听说在车底下，几个人伸手想把伤者从车底拉出来，伤者不配合，不敢硬拉，没办法抢救。医生再问话，伤者也不应答了，护工抬着担架站在车头，不知如何是好。两名护士面面相觑，束手无策。

不久，交警大队的吊车来了。当吊车将执法车头吊起的一刹那，医生和城管人员一起上前，将老人迅速抬上救护车。救护车“呜哇呜哇”着呼啸而去。

围观人群“呼啦”拥上来，看了看老人躺过的位置，个个面露失望之色，因为车底没有任何血迹。

先前，许多人一直揪着心，觉得老人肯定伤得不轻，甚至想过血肉模糊的场景，但是，地上连指甲大的血迹也没有。

有人自言自语：“究竟有没有撞伤呀？人怎么到车底的？”人群渐渐散去，个别好事者抱胸冷眼旁观。

莫新伟望着离去的人群，若有所思。艾明和詹宁站在莫新伟左右，默默无语。

交警向娄可贵了解完情况，娄可贵走过来。

“副驾驶没人吗？”莫新伟转过身来，看着娄可贵，问话时目光柔和了许多。

“没有，当时队员在前面追小贩，我开车去接他们。”

“谁带队？”莫新伟目光在身着城管制服的人脸上扫视。

“是我，莫局长，我叫宋长瑜，是代理大队长。”

“你当时不在现场？”

“我和队员在前面追小贩。”宋长瑜说话有些紧张。

“报保险公司了吗？”

“报了。保险公司的人还没到。”

莫新伟转身对两位副局长说：“艾局，詹局，在这里，我们简单开个碰头会。医院那边先派专人看护，医药费暂由执法大队经费垫付，这项工作由詹副局长负责。另外，尽快找到伤者家属，取得联系。我和艾副局长先回局里开会，起草事故汇报材料，上报区领导。宋大队长，医院的检查报告出来后，立即向我报告。嗯！还有，娄可贵不要再开执法车了。”

“好的，我一定执行。莫局长，今天上午的会我还需要回局里参加吗？”宋长瑜问莫新伟。

“你不用参加了，我们在这里碰头，就是见面会了。”莫新伟知道，宋长瑜说的是欢迎自己上任的会。

“好的，我现在去医院。”宋长瑜说完，安排队员去其他路段清理乱摆摊的，自己带人前往医院。

莫新伟见交警问完话，对娄可贵说：“你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事故原因会查清楚的。你回队里正常上班。”莫新伟说完，与交警小声交谈，咨询事故责任。

交警说：“这个车祸现场有点怪，如果司机没看到行人，却压到车底，怎么全身没有受伤流血？让人难以理解。”

“这个案子要麻烦你调查了。”莫新伟说。

“客气了，弄清楚事故原因是我的职责。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就好处理了。”交警说。

听了交警的话，莫新伟紧揪着的心才松了下来。

二. 局长位子

詹宁望着莫新伟和艾明离去的背影，心头涌出几分不快。按照莫新伟分工，指派自己负责交通事故的善后处理，现在应该去医院看望伤者。这件事莫新伟已经交代了宋长瑜，也派了人护理，医疗费由执法大队出，还要一名副局长前去负责什么？詹宁望着艾明眉飞色舞的样子，放慢了脚步。他想：“研究上报区政府材料，撇开我这个副局长？你第一天上任就要拉山头？”

艾明拉开车门，回头看见詹宁落在自己身后十几米处，挥了挥手。

詹宁一阵恶心，勉强点头微笑，嘴里蹦出三个字：“中山狼。”声音虽小却坚定有力，如嗑一枚刚出锅的瓜子，嘎嘣脆。

詹宁年过五旬，在城管局副局长位置上干了七年，资格最老。因为莫新伟的到来，按照提拔处级干部的年限，他最后一次当一把手的机会彻底破灭了。詹宁与艾明费尽心机联手挤走前任，却谁也没能坐上正位，最终落得狗咬猪尿泡，一场空欢喜。詹宁看着树冠漏下的阳光碎片，狠狠吐了口唾沫，悲叹一声说：“要老死在城管局了。”

宋长瑜并不知道詹副局长是否与他一起去医院，也不便多问，独自带上一名协管员先走了。詹宁回头望了一眼肇事现场，转身走向自己的

黑色吉普车。

莫新伟上了车子，抬头见到詹宁往车边走，觉得叫他先回局里开会比较合适。由于距离较远，喊可能听不到，莫新伟掏出城管局内部使用的电话本，找到詹宁的手机号码。

詹宁的手机响了，他将手机贴在耳朵上，转身看到莫新伟的车子缓缓移动。

“詹局，你也回局里开会吧！医院那边暂由宋大队长带人盯着，等医生检查报告出来，找到伤者家属，再去医院吧！”莫新伟说完，挂了电话。

“想叫我干吗就干吗？我偏要去医院。”詹宁正在犹豫是否去医院，莫新伟让他回局里开会，心中不快。

莫新伟回到办公室，局机关工作人员早已齐聚会议室静候。

前一天，秘书科长兰小珂在公告栏里写了会议通知，今天欢迎新局长上任。

莫新伟走进会议室，向众人致歉，简单做了自我介绍之后，说明迟到原因，简短说了几句话，便结束见面会了。莫新伟宣布散会之后，留下秘书科长兰小珂和文字秘书小顾。

当众人走出会议室，莫新伟看了一下腕上的手表，又看了看艾明，意思是詹宁怎么还没到。从彩虹路现场开车回来相差不了几分钟，怎么会拖这么久。

艾明知道莫新伟找谁，表情茫然，故意装傻。刚才，莫新伟自我介绍完时，艾明带头鼓掌欢迎。现在，他默不作声，看着玻璃窗外射进来的一束阳光下微尘跳荡，目光游离飘忽。

兰小珂看出莫局有事要问艾局，猜不透他想问什么，而艾局却故意装傻回避。她知道自己是小科长，不便多嘴。不过，兰小珂有些纳闷，新局长上任第一天，艾明便这副德性，往后还怎么合作？她在心